

许渊冲 著

逝水年华

【增订版】

许渊冲 著

逝水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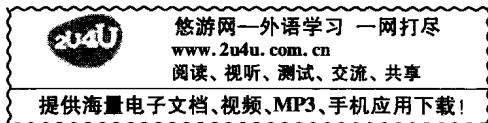
【增订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水年华/许渊冲著. — 增订本.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35-0610-6

I. ①逝… II. ①许… III. ①许渊冲—回忆录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306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策 划: 吴 浩

责任编辑: 赵雅茹

装帧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0610-6

定 价: 29.0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06100001

作者简介：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钱锺书、闻一多、冯友兰、柳无忌、吴宓等学术大家。“以诗译诗”的独特才华，使他成为全世界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英译作品有《诗经》《楚辞》《论语》《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法译作品有《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诗经选》《唐诗选》《宋词选》等，汉译作品有《一切为了爱情》《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2010年，继季羡林、杨宪益之后，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出版说明

本书为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的学术与人生历程，追缅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公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大家风采，书写了杨振宁、朱光亚、何兆武那一代联大人的家国理想与激扬青春。

作者精选《追忆逝水年华》（1996年版）等作品中的篇章，并补充了大量新材料，如与钱锺书谈翻译，向吴达元学法文，与梅贻琦一家相交，向闻一多、萧乾、卞之琳学诗等学林往事。所选篇章由编者按主题和时间顺序重组、合并、修订而最终成书，以期重现一代翻译大家的诗书人生与那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采胸怀。附赠的英文版是作者在1998年撰写的英文自传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可与中文版互为补充印证。

在编辑过程中，某些引语中出现的不符合现代语言、标点规范之处，出于尊重时代背景及原文引用的考虑，未作改动与统一。由编者所加注释，在文中以楷体标注。

经《光明日报》刘文嘉女士授权，本书附录节选了其采访文章《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在此特表诚挚谢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2010年12月

序 言*

杨振宁

1997年5月，我和许渊冲久别重逢，这真是一件乐事。我发现他对什么事都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就和60年前我们在一起读大学一年级的時候差不多。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我偶然在《清华校友通讯》上读到他的一篇短文，我就追踪寻找，最后找到他在北京大学。1938年—1939年，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一同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极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许恐怕也和我差不多。那个学期以后，许就和我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所在的学院不同——他在文学院，我在理学院。我后来旁听过“英国诗歌”，但不记得许在同一班上过课。

许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作家，他在许多书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悠久的历史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诗译成英文。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美。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这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劳

* 本文原为杨振宁为《追忆逝水年华》（英文版）所写序言，原文为英文，由许渊冲夫人照君译为中文。

动！每当他取得了一次成功，他又会多么兴高采烈！比如说他炼字造句，翻译张若虚的名诗《春江花月夜》的前几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In spring the river rises as high as the sea,
And with the river's rise the moon uprises bright.
She follows the rolling waves for ten thousand li,
And where the river flows, there overflows her light.

张若虚原诗中洋洋大观、错综复杂的抑扬顿挫、节奏韵律都巧妙地摄入译文中了！

《逝水年华》(Vanished Springs) 是许的自传，这是一个精通中、英、法三种文字的诗人写下的回忆录。我读后再一次体会到诗人的生活和科学家的是多么不同。许多年前，艾略特来参观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有一天，在所长奥本海默家举行的招待会上，奥本海默对他说：“在物理方面，我们设法解释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现象。在诗歌方面，你们设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东西。”许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科学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二，艺术研究的是一加一等于三。”不知道他的意思和奥本海默有无相通之处。

目 录

- 1 序曲 / 1
- 2 通往联大的路 / 5
- 3 名师剪影 / 14
- 4 闻一多讲唐诗 / 22
- 5 冯友兰讲哲学 / 31
- 6 潘光旦、金岳霖与皮名举 / 40
- 7 叶公超讲大一英文 / 44
- 8 忆钱锺书 / 48
- 9 柳无忌讲西洋文学 / 87
- 10 文理大师顾毓琇 / 94
- 11 萧乾谈创作与译诗 / 99
- 12 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 / 103

- 13 吴宓讲欧洲文学史 / 108
- 14 吴达元讲法文 / 115
- 15 联大教授的雅与俗 / 119
- 16 名家讲座 / 127
- 17 我眼中的联大三校长 / 134
- 18 诗酒趁年华 / 139
- 19 杨振宁和我 / 146
- 20 西南联大的师生（一） / 174
- 21 西南联大的师生（二） / 184
- 22 联大和哈佛 / 191
- 23 一代人的爱情 / 197
- 24 小林 / 205
- 25 美国空军翻译 / 212
- 26 联大毕业前后 / 218
- 27 天下第一中学 / 225
- 28 如萍 / 233
- 29 出国之前 / 242
- 30 出国·巴黎·牛津 / 249
- 31 巴黎大学 / 256
- 32 巴黎生活 / 263
- 33 欧游心影：瑞士·罗马 / 270
- 34 回国之后 / 279
- 35 尾声 / 287
- 36 逝水余波 / 293
- 附 狂狷意趣 家国情怀 / 304

／ 序曲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张爱玲这句话说得不错。这本小书就像锦瑟一样，一弦一柱，都在追忆我所见过的“美的身体”，我所听到的或是读到的“美的思想”。这是我对李商隐诗第一联的注解。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锺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这番话就是“美的思想”，但是我却反其意而用之，用来写回忆录了。回忆录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别传。如果记下了一代人的梦想和心思，那甚至可以说是合传。我们这一代人青年时代的梦想，多是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的梦想，多是出国留学；而留学回国后的梦想，多是成名成家。这一代人的心思，青年时代多是读书交友，大学时代更

要谈情说爱；留学之后就要成家立业了。李商隐诗第二联的“庄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望帝”是情人的典型；“蝴蝶”自由飞翔，恋花采蜜，既可以象征读书之乐，也可以隐射爱情之欢；“杜鹃”送春归去，泣血悲鸣，则可以暗指时光流逝之快，生离死别之苦。总之，无论是庄生或望帝的自传也好，蝴蝶和杜鹃的别传也好，回忆的都是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之情。

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就可以写出一个圣人；如果把自传和别传中人物的缺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又可以写出一个魔鬼。钱锺书先生笔下的魔鬼，并没有集中人的缺点；他《围城》中的人物，也没有体现书中“美的思想”。因此，对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写法。如李商隐诗第三联，可以看到沧海遗珠，也可以看到珠海交辉；可以看到过眼烟云，也可以看到蓝田美玉。因此，对一些大人物的事情或小人物的大事情，既可以像《围城》一样看到它的反面，也可以像本书一样写出它的正面，使海上美人鱼的眼泪在月光下凝成珍珠，使烟云缭绕的蓝田美玉呈现出雾中看花的朦胧美。

关于雾中看花，白居易写过一首朦胧诗：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这首诗可以用来为李商隐诗的第四联作注解，说明“追忆”之情，“惘然”之感，有如雾中之花，因为朦胧隐约，反而显得更美。而“追忆”的逝水年华，“来如春梦”，“去似朝云”，反而会发出永不消逝的青春光辉。

一生出了三四十本书，写了五六十篇文章，回忆起来，最

难忘的还是从大学时代到留学时代这12年。而这12年中，最值得回忆的，却是别人的轶事，真是别传成了自传。一个人的这一生，值得留下来的是多么少！

回顾我这一生，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天下第一中学”任教，在世界第一流的、培养过居里夫人、罗曼·罗兰任教过的巴黎大学做研究，认识了不少“人上人”，自然就不免“见贤思齐”了。

回国之后，我这种向上看齐的思想，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而在20世纪50年代，“一三五七九，运动年年有”，我又自然成了“运动健将”。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因为我认为批“名利思想”应该批的是“名不副实”，或是“名高于实”，而不该是“名副其实”。如果批判“名实相符”，那岂不是要人“有实无名”吗？如果“有实”的人都没有名，那“有名”的人岂不都是“无实”的吗？无怪乎后来会出现“武大郎开店，不许比我高”的现象了！

幸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知识分子才算开始翻身；但是经过“武大郎”30年来的压制，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有名无实”的了。无怪乎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看看中国的外文界、翻译界，真正名副其实的名家，寥若晨星。在我看来，英译中要达到杨必《名利场》的水平，法译中要达到傅雷译作的水平，才可以算是翻译文学，译者才可以算是名家，因为他们的译作可以和创作并列于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一般人认为译作比起创作来总是要低一等，不能平起平坐的；我却

认为这种看法“方向不对”，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非常不利。历史是铁面无情的，试想当年的诗词歌赋都曾被当作“雕虫小技”，戏曲小说也不过是“稗官野史”。但在今天看来，有什么作品比《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能“以美悦人”呢？国外也是一样，莎士比亚生前不如波芒出名，巴尔扎克没有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今天看来，哪个院士和得奖人比得上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呢？看到今天文学创作的地位，就不难预见到21世纪翻译文学的地位了。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美就是真，真就是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更说过：“最高级的善就是美，最高级的乐趣就是美的创造。”如果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全世界的美，那不既是最高级的善，又是最高级的乐趣吗？而翻译文学正是为全世界创造美的艺术。

2 通往联大的路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1939年1月20日

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了，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的路上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啊！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即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在上世纪30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所以我在江西南昌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

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我和二中同学刘匡南（汉高祖刘邦91世孙）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与许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因执笔记之以念。

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在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片乡情似的。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汪老师的身材不高，丰富的文史知识浓缩在他胸中；他说话急，恨不得在一小时内讲两小时的课；他走路快，似乎舍不得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内容丰富，像亩产千斤的稻田，简直不比大学教授逊色。

但汪老师一身硬骨，宁可杀身成仁，不肯苟安江东。当日军进攻南京时，南昌动摇，二中迁往清江县永泰镇，汪老师坚决不随校南迁。1937年12月10日，我去向他告别，他用毛笔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了14个大字：

旧学新知多致用，得师取友愿齐贤。

这两句话体现了他对我们的一片深情厚意。“学以致用”就是他教过我们的《论语》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今天看来，知识如能用于实践，创造出新的美，那真是世上最大的乐趣了。“得友齐贤”是化用《论语》中的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幸福如有朋友分享，可以倍增；如不分享，就会消失。《论语》中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没有写下来，却付诸实践了。他有大学教授之才，却甘心在知名度不高的中学任教；人也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这不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吗？

1938年7月2日，汪老师惨遭日寇杀害。他的学生周礼写了一阕《水调歌头》，现在节录于下：

日寇侵赣，入彭泽，执夫子，骂贼不屈，壮烈牺牲。忆教诲之深思，痛忠良之死节，为词以哭，聊当悲歌。

正气今犹在，彭泽一书生。
窥江胡马十万，攒戟拥孤城。
不见当年张许，只见纷纷弃甲，烽火使人惊。
金甌嗟已缺，生死一朝轻。

骂寇贼，申大义，是人英。
男儿所学何事？肯做楚囚鸣？
不负平生宿抱，拼却头颅一掷，浩气振丹青。
华表归来处，一笑大江横。

在汪老师遇难时，我们正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毕业之后，就要确定人生的道路了，我打算报考联大外文系。但是江西教育水平不高，那时全省甚至没有一所大学，南昌二中虽是全省最好的中学，每年考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屈指可数。例如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就是二中首屈一指的首届毕业生，而我并不在屈指可数之列，能考上联大吗？虽然我在小学四年

级就开始学英语，但学习方法非常可笑。我把英文26个字母中的最后四个编成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了。后来学习生词，我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我就是用这样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我和同班同学涂菲生、王树椒等都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就可以知道是哪国的邮票，这才觉得英文有点用处。那时我有一个表姐在美国学教育，有一个表哥在欧洲学音乐，我要他们给我寄邮票来。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图，德国的萨尔风景票，我玩得爱不释手，仿佛旅游一般。初中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集邮的经过》，寄给芜湖《邮话》杂志，那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此才增加了学习英文的兴趣。熊式一表叔写了一个英文剧本《王宝钏》，得到英国大作家萧伯纳的赞赏，在英美舞台上演，引起轰动。他回南昌来把全家三个“孙子”和三个“刀豆子”，都带到英国去定居，这更加强了我学英文的念头。于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突击背熟了30篇英文，包括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的演说词；考试成绩居然从中等跃居全班第二，从“人中人”变成“人上人”了，这又加强了我学英文的信心。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在永泰河滨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英译本，觉得人与自然融洽无间，这是我从前读郭沫若的中译本感觉不到的。尝到了学外文的甜头，我的决心就下定了。那时我们几个同学住在校外邮政代办所的隔壁，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和刘匡南住楼上一间小房，在窗子上贴了一张绿纸当作窗帘，我把它美化为“绿宫”。涂菲生和符达住楼上另外一间。因为他们一个姓符，一个姓涂，听起来好像是“糊涂”，我就开玩笑说他们的房间是“糊涂居”，其实他们一点也不糊涂。楼下大房间住了三个人：戴燮昌（后来学医）、阳含和（后学航空）、贺